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菴小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張鈞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九

吳江朱鶴齡撰

記

猛將神祠記

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菑患之大莫先農事有能封殖嘉穀除其害災則雖其事不載祀典君子不得以淫祠斥之矣吳俗

蓋通祀猛將神相傳神能逐疫驅蝗田夫得之夢兆禱  
求應若影響而年來尤著神號揚威王又稱吉祥王不  
知受錫何時其姓名于史傳亦無考惟盧熊郡志曰神  
姓劉因瓦塔而創王鏊志又曰或云名銳即宋名將劉  
武穆錡之弟嘗為先鋒陷敵近人王穉登作修廟疏又  
以為劉廊王愛弟廊王者光世也神之為錡弟歟光世  
弟歟皆無確據郡志或有所本及考宋史劉錡傳錡有  
姪曰汜無所謂弟銳者然古時名將往往闔門戮力子

弟之功歸之父兄則姓名隱沒蓋多有之安得以宋史  
不載遂謂必無其人哉錡于紹興三年官宣撫使統制  
尋為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  
解潛王奇兩軍交鬪俱罷令錡竝將之錡因請以前護  
副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中軍與遊奕凡六軍每軍  
千人為十二將扈從赴金陵錡之功名莫盛于順昌之  
捷然職主扈從威著平江安知其弟不嘗以是時從戎  
斬級提戈立效茲土沒而遂歆其廟食耶其生也官封

未顯其死也名字不彰則歛奮其殺敵致果之英靈為  
小民驅蝗逐疫以享千百年牲牢酒醴之祀此亦理之  
灼然不誣者不得以史文未見而疑之也或以為蝗乃  
天災驅而殄之于古未聞是又不然大田之詩曰去其  
螟螣及其蠹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捷為文學云此四  
蟲皆蝗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詩為証是蝗之可除自  
古已然矣周禮地官荒政一曰索鬼神鄭注謂求廢祀  
而修之以宣王之賢猶因旱而禱不敢愛其牲璧是救

災之求助於神又自古已然矣神而不為民驅蝗則已  
神而誠為民驅蝗其功且與勾芒厲山氏等民之信  
而祈之祈而祀之也又曷怪焉北郊舊有猛將祠每歲  
三四月里人首纏絳帕手執戈矛旗纛擊鼓吹簫刲羊  
醜酒相率而祈賽其中曰將以祛旱蝗也苟或不虔則  
年穀不順成必曰神降之疵癘其事雖出于村童野老  
之所為而質之以祭法禦苗捍患之文與詩禮除蟲籲  
神之典則大有合焉聖王復興不能廢也余故觀其駿

奔而樂之復載筆而為之記

苔文曰援經考史典核精詳行文更緊嚴有結構此必傳之作

俞無殊山居記

山林之樂入而忘焉者為深夫人久處闐闐喧卑之與俱塵埃之與交必自厭其稠濁一旦適蒼莽登高丘覽夫雲峯之逶迤泉流之淡澗林木之翳蔚無不忽然以喜心曠神開者及興盡而返則稠濁如故彼其于山林之樂如膏粱之子暫甘蔬茹適焉而已而豈其中之所



有哉若夫山林高蹈者不然其視連崗接岫也猶之屏障也其視嵌竇絕壑也猶之瓶盎也淡然泊然欣與厭之俱冥然後能以山光潭影蘊之為真趣而發之為清音蓋驟而遇之與久而忘其所得淺深大有間矣俞子無殊居光福之士墟故參政劉公錫別墅也地當梅花最深處瑤圃瓊林香光數十里不斷高士勝流每鱗集焉今歲春杪余挈舟來訪石徑紆折池水空明草樹一色烟巒萬狀玄墓諸峯之秀可拱而揖之几案之間余

解衣狂叫頓若釋炎歎而即清冷無殊方與樵童牧豎  
遊于無何有之鄉頽乎其若休汜乎其若浮不知身之  
處于山林也非所謂久而忘焉者耶忘其為山林而此  
窈然以深鬱然以秀者無不與性情耳目相接宜其詩  
之澄澹工緻上薄左司而非近時充隱諸人所可得而  
彷彿也無殊授徒空山日益貧窶或疑吟咏雖工藜羹  
不糝則奈何余曰蘇子瞻云隱居之適雖南面王不與  
易也富貴之與山林二者必不能兼享使無殊不幸而

占負郭田一頃則里胥之追呼井稅之督迫將望望然  
去此不暇其尚能挹水木之清華寫雲巒之奇變與松  
濤瀑雨相響答于蒼厓翠壁之間也耶况乎黃公之紫  
芝赤松之翠栢李恂之橡栗周顛之晚菘庾杲之淪韭  
子美之黃獨天隨生之杞菊又可以充咀嚼而助齋厨  
者耶吾知無殊之必不以彼易此也明矣詩不云乎衡  
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蓋惟飢而後能  
享此山林之樂亦惟樂飢而後能忘此山林之樂也無

殊聞余言其必相視而一笑矣夫是為記

張虞山曰說出山林人性情之樂大意本王  
遵巖而用筆俊潔點染生姿則長孺所獨絕

### 江灣草菴記

江灣草菴者朱子長孺耕且讀之地也震澤之水運長  
橋東北入龐山湖稍北為吳淞江亦曰松陵江吾邑之  
所由得名也余家江灣在龐山湖東渚去吳淞江不二  
里重陂巨浸幽淑曲隈彌望皆是芟菰羅生菱芡蔓合  
漁人網罟之利所在有之其田疇沃以衍其土風清以

嘉從前高賢達士未有卜宅于此者故郡邑志不載其地葺茆菴而居之蓋自朱子始焉菴之制創自田畷門牖畧具丹漆不施竹簾紵帷容膝而已東偏一小軒稍潔中設棐几一匡牀一聚圖書數百卷性喜著撰朱墨二毫未嘗輟擘每睹藻網如織輕條出游落花成茵鳥語上下意欣然樂之時復督勒耕奴課其耘耔溝塍浸灌禾黍懷新歲入雖不逮老農亦頗諳田家之味矣興發散步湖濱與村童野叟相狎蕩遙望晴瀾浩淼漁罾

估舶出沒荒墟樹杪中指點西山諸峯螺髻逶迤浮青  
送碧未嘗不拄策忘疲如置身瀟湘洞庭之間也客有  
過而問者曰子之居有園林池沼之觀乎曰無有有賓  
朋過從可諧談者乎曰無有然則奈此庫陋何曰古之  
君子豈有擇地而處者哉亦安之而已意所不安雖延  
閣洞門朱甍玉砌未見其有適也意誠安之雖庫陋如  
余居安在不與延閣洞門朱甍玉砌同觀乎天下可私  
之物必非可樂藏舟于壑夜半猶或失之惟此雲水之

澄澹卉木之妍華四時物態之生新變化造物所予富  
貴不能私也豈惟不能私甚且不能享有一日而遊方  
之外者乃得以琴書几杖逍遙縱誕于其間今吾草菴  
之中所考索者皆經史百家古今之義海也所吟諷者  
非莊列屈宋即陶謝韓杜白蘇諸君子之文章也時而  
采擷其英華時而穿穴其壘罅時而彷彿其聲咳衣冠  
與之揖讓而進退時而揣摩鉛鈍振拂觚稜與之後先  
角逐於翰墨之苑圃其為園林池沼也大矣其為賓朋

過從也多矣安見此之庫陋不足居而必延閣洞門朱  
甍玉砌者之為崇麗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為江灣草  
菴記

西郊觀桃花記

吾邑城隍偏仄獨西郊濱太湖野趣繇曠士女接跡出  
西門約里許為江楓菴菴制古樸開士指月熏修之所  
也折而南一里為石里村桑麻翳野桃柳綴之黃花布  
金溫賡炙日昔嘉靖中鄉先生陸公金居此地陸公治



行有聲今遺構尚存止小聽事三間耳又南則桃花彌  
望深紅淺紅錯雜如繡者梅里村也地多梅花十年前  
余猶見老榦數百株名流觴咏每集其下今多就槁里  
人易種以桃爭紅鬪緋繽紛馥郁園田雞犬疑非人間  
奚必武陵谿畔始堪避秦哉迺遽而行數百武為樸園  
園中有墩可以四眺隆萬間高士張樸所居張工畫頗  
能詩邑令徐公元嘗看梅來訪屏騶從傾壺觴日暮列  
炬前導人折花一枝以歸茂宰風流昇平盛事今不可

復睹矣又南數十武有菴菴名獨木萬厯中忽有梓木  
浮太湖而來木廣二十圍里人異之鋸為棟梁結構具  
足供大士其中至此為桃花絕勝處花皆映水兩岸約  
百餘株艷冶如笑醉面垂垂暖暈熏人落英滿袖為咏  
唐人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之句低回久之循菴而  
西即太湖濱也是日晴瀾如鏡萬頃無波遙望洞庭西  
山霧靄曠曠明滅萬狀坐盤石濯塵巾意灑然適也回  
首桃林如霞光一片與暮烟爭紫恨無謝朓驚人語寫

此景物耳吾因是有感矣昔徐武寧之降吳江城也其  
兵自西吳來從石里村入此青原綠野皆鐵馬金戈蹴  
踏奔騰之地也迄今幾三百年而謀雲武雨之盛猶仿  
彿在目經其墟者輒寤歎徬徨而不能去况陵谷變遷  
之感乎哉計三四十一年以來吾邑之朱甍相望也丹轂  
接軫也墨卿騷客相與駢肩而遊集也今多烟銷雲散  
付之慨想而已孤臣之號庶女之慟南音之戚至有不  
忍言者矣惟此草木之英華與湖光浩淼終古如故蓋

盛衰往復理有固然彼名人顯仕閱時凋謝而不能長  
享此清娛者余猶得以樗櫟廢材翫郊原之麗景延眺  
矚于芳林向之可感者不又轉而可幸也哉然則茲遊  
烏可以無記時同遊者周子安節顧子樵水余則朱長  
孺也

孝章曰感慨遙集烟雲繞  
其筆端可謂極才人之致

靈巖寺新鑄銅鐘記

自佛事肇興有象設崇嚴金碧晃耀望之而五體投誠

者形教也有威音鏗鎧度越無間聞之而六時深省者  
聲教也聲之動物尤大而疾是以鐘簾高懸則靈祇列  
侍將以震浩劫之幽沈驚羣生之大寐非徒宣律呂戒  
晨昏而已也靈巖山吳中福地草香藥靈雲壑秀麗圖  
經舊有梵宮歲久侈圯夫山大師頓錫于茲靈泉湧溢  
法雨迸飛壇殿鬱興駿奔麇集日與方外之侶討論心  
要印悟宗乘說者謂東林之有惠遠沃洲之有道林至  
師而三馬以為不誕揚聲聞無以震盪法界不普覺聲

贖無以導演弘慈於是以釁鑄之事詢諸門人學子及  
往來檀施之徒不謀同辭咸願陳力乃購精金乃徵良  
冶埏人輻輳晁氏奔趨橐籥齋興火烈具舉絳液貫於  
重霄金精燭於百里不侈不弁入竇有聲陰陽太和輪  
圓順軌蓋經營於闕孟夏之七日詰旦而竣事焉其

與會也千人其告成也不日苟非精誠蓄於熏修工巧  
侷乎神鬼曷以睹此哉篋簾旣懸施之杵擊虡響吼而  
聽徹空輪鯨音鳴而苦蠲曠劫大澤之魚龍欲奮法筵

之獅象俱驚四遠聞者無不肅容惕慮如蟄斯起如魘  
斯醒如長夜斯旦雄雄乎駘駘乎洵可以褰終古之遊  
蒙靜大千之識浪者已不佞某承聞盛美愔悅厥心自  
哂無文安容默默乃稽首而作讚曰 識情流轉刀輪  
馳法音破空能制之六時悚息開昏疑名山鎔範始大  
師混融輪廓神功奇不窅不掬高下宜威力遠揚流聖  
慈一切龍象咸躩踞聞聲悟法億萬期永拔苦海依禪

枝

新修文昌閣記

松陵之為邑周遭湖泊彌望葭葦城居迫陋烟火幾十萬家以是學宮居邑之南郊在宋時為臞菴盤野故址又南則為龐山原田每每地勢迤坦瓜疇芋區為一邑利先朝萬歷中有形家言其方宜學宮震巽之交宜有以鎮之維時邑侯慈谿馮公乃審曲面勢建高閣五楹於其上而奉祠文昌神焉閣去城不二里東西南三面皆控帶平壤北枕龐山湖洞庭西山之勝環映左右遂



為邑中偉觀兵燹以來棟棟傾頽榛莽塞路歲在

闕

邑子董君基等以比年文事弗興乃倡議修飭之崇其象設支其軒楹丹雘有加雋觀頓復因來請余記其事余惟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魁建平旦主寅寅於五行為木位在東方文明之象也故干祿家多祈請焉所謂六星者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也化書言神世業儒上帝使主士藉此因貴相司祿而傳會之也又言神故張星為張氏子即周宣時張仲挾弓矢

射不祥令人宜子則因司命司中而傳會之且張旁為  
弓也又言神即梓潼張惡子惡子戰沒為神唐玄僖二  
宗入蜀嘗陰相之此復傳會上將次將之說皆儒者所  
不道然惡子廟在今七曲山世祀不絕靈爽暴著似又  
不得以茫昧疑之者夫列星本萬物之精氣幽則為神  
明則為人其理一也傳說為箕尾安知箕尾之不復為  
傳說耶歲星為方朔長庚為太白安知方朔太白之不  
復為歲星為長庚耶張路斯自人為龍廟食賴上其跡

甚怪子瞻尚為文以寶之况化書云云事應有徵安得  
盡斥其荒誕哉文昌之祠徧天下而吾邑獨闕然何以  
兆禎符而贊文治今幸剏苞蕭整斷礎煥然一新之矣  
繼此以往雲章寶笈歲啟齋宮絳節霓旌時通胥蠻將  
見斗魁芒耀燦然長鮮江邑人文稱南國冠豈非不佞  
某之所齋心而請命為桑梓手額者乎若夫閣之面山  
踞湖雲水萬變宜燠宜涼可觴可咏此一方遊觀之美  
而董君修舉祠事之意不在是也姑俟他日更當執簡

賦之

假我堂文讌記

張氏假我堂待詔異度公之故居也地偏胥關園多勝  
賞丁酉冬日梅村先生僑寓其中山陰朱朗詣選二十  
子詩以張吳越先生見而歎焉維時孤館風悽嚴城杳  
靜悵雲巒之非故悲草木之變衰乃命表重其招邀同  
好會讌斯堂步趾而來者金子孝章葉子聖野歸子元  
恭侯子硯德徐子禎起陳子鶴客并余為七人孝章談

冶城布衣

顧子與治

禎起述渭陽舊事

姚子文初

元恭徵東林本

末余叩古文源流聖野約種橘包山硯德期垂綸練水  
辨難蓬起俳諧間發紅牙按板紫桂燃膏穀豆薦而色  
飛酒車騰而香烈先生久斲飲是夕驩甚舉爵無算顧  
余而言曰昔吳中彥會莫盛于祝希哲文徵仲唐子畏  
王履吉諸公風流文采照耀一時今諸君子其庶幾乎  
可無賦詩以紀厥盛飲罷重其拈韻先生首唱云歲晚  
顛毛共惜余明鐙促席坐前除風烟極目無金虎霜露

關心有玉魚草殺綠蕪悲故國花殘紅燭感靈胥文章  
忝竊誠何補慚愧荒郊老荷鋤翼日予七人各次和一  
首先生再疊前韻一首翼日予七人又各次和一首先  
生又每人贈詩一首翼日予七人又各次和一首

詩多  
不錄

先生之詩如幽燕老将介馬衝堅吾輩乃以羸師誘戰  
有不轍亂旗靡者哉先生顧不厭以隋珠博燕石每奏  
一章輒色喜復製序弁其端都人詫為美談好事傳之  
剗厠迄今未及一紀而朗詣聖野鶴客硯德皆赴召修

丈先生亦上乘箕尾矣南皮才彥半化烟雲臨頓唱酬  
空存竹樹後之君子登斯堂者當必喟然有感于嘉會  
之難再也悲夫

同里顧氏梅林記

同里環湖泊之秀多故家士族元末倪元鎮楊廉夫輩  
嘗遊憩其地遺蹟至今存焉東偏有園林一區故顧氏  
之居也老梅鐵榦幾二百株中有高丘矗上可十餘丈  
登其巔則龐山九里諸湖皆在指顧風飄沙鳥滅没烟

波村塢竹樹歷歷可數當花發時高高下下彌望積雪  
清香聞數里外居其側者章子兩生顧子仲容余昔寓  
同里與二子為文酒會晨夕過從每至春日暄妍香風  
馥郁必提壺造其地痛飲狂歌不燭跋不止翩翩致足  
樂也不十餘年仲容舉進士官遊去余復徙居邑城鍵  
戶不出萍蹤離合感慨係之蓋不過梅林者三十餘年  
矣今春避兵棲泊茲土因與兩生至其處則園林已數  
易主矣東阡西陌皆非舊徑惟老梅尚存百餘株亭亭



發秀冷艷迎人鼻觀  
媽香沁入肺腑慨然與兩生追數  
舊遊恍如噩夢自變故以來風俗之古今墟井之盛衰  
友朋之生死聚散其尚有可問者乎當日與里中數子  
對案操觚飛揚跋扈之氣不可遏抑而今于何有素髮  
歷齒已亦自憎其老醜而况後生乎計自茲以往或十  
年或二三十年此老梅必尚有婆娑如故者而吾與子  
安得西山之藥駐顏續算然則人壽之不如草木者多  
矣而猶不深省于石火電光之說豈非莊生之所大哀

乎請與老梅約嗣後每歲花發時吾兩人必攜豚蹄載  
醇酎狂歌痛飲追復舊歡送皓魄于夕陽依清茶而發  
詠以嬉暮齒以遣流光梅花有靈當必一笑而許我也

柯寓匏曰無限  
悲感寫得淋漓

### 萼草堂記

吾友杜子子亮夙以高才生推重一時亂後隱洛溪跡  
絕城市顏其居曰萼草堂自為長歌貽示余且屬為  
記適沈子聲遠自洛溪來余問草堂若何沈子曰堂之

址本工部先生故居歲久傾侈杜子樸斲而新之巧壁  
以土繚垣以竹北戶南榮裁遮風雨杜子體故弱不任  
耕乃命其子習蒲茅襪禊之事旦晚行田操錢罇媯茶  
蓼溝塍相望而桔槔之聲相聞也及十月滌場則黍稷  
穰穰無不登而菹醢酒漿之須無不備也家故有池一  
方畜魚其中每臨流而釣可以佐鱸菜之供或挺义而  
取可以給賓朋之饗此草堂之樂事也余曰杜子則何  
為哉沈子曰杜子之隱養真而已不求名悅生而已不

求餘難溝蟹舍鱗次籬間稚笋娃蓮羅生舍側玩峰雲  
之映沼延竹月之緣堦此杜子之所以娛朝夕也獲田  
下溪兒無懶惰之訶拜客荷衣孫有詩書之寄此杜子  
之所以怡家庭也紬繹舊聞網羅佚事追數承平則夢  
華之餘錄怛傷時變則桑海之續編灌園不廢操觚抱  
甕時間命詠此杜子之所以耗壯心而遣餘年也余作  
而嘆曰樂哉杜子之隱是可以記矣我觀伐檀之君子  
深鄙素食故不稼不穡而未有三百則詩人刺焉後世

如徐孺子梁伯鸞之徒皆非其力不食誠以食非其力則必有求於人有求於人則不得不骯髒以從之凍餓院窮之迫其中而紛華靡麗之誘其外其尚能兀然自守确然獨遂其初志也哉若杜子者種柳若柴桑而無待于乞食誦經類魯望而不至于忍饑斯可為隱士之法矣昔工部先生嘗榜其書齋曰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杜子為其文孫而能衣德言繼祖烈是豈僅以隱士稱者哉詩亦有云繩其祖武受天之祐愚

請以為杜子頌焉

朱錫鬯曰偏于清  
趣幽事寫得妍華

憺園牡丹文讌記

草木之英華未嘗求知於人也然必藉人以為重屈靈均之於蕙蘭陶靖節之於菊林和靖之於梅周元公之於蓮皆是也牡丹世稱花王自唐以前不著至于今而窮妖極麗變態萬方以追逐時好自宮禁梵宇以至縉紳學士文人墨客之家無不寶而翫之蓋物之尤美者

初不待人以為重焉雖然古今之詠此花者多矣獨韓  
魏公千韃紫繡擎香炷萬葉紅雲砌寶冠讀者以為真  
金華殿中語其宴賞此花者亦不知凡幾獨東坡通判  
杭州同太守陳公宴吉祥寺花千本品百數酒酣樂作  
金槃綵籃獻坐客五十三人東坡為作記傳之然則詩  
非魏公宴非東坡亦不足以寵光此花也草木之英華  
必待人以為重豈不信然哉玉峰健菴先生好古博學  
家藏經籍甚富江浙名賢無不羅而致之賓館今年春

杪余借書過愴園先生出四部書示余牙籤縹帙觸手  
爛然因與錢飲光萬季野數子諮質疑義搜考秘文如  
坐積書巖不待三食脈望已翛然身輕矣維時牡丹方  
盛放南榮北榭曲檻迴廊的皜爭奇綺組奪目庭中假  
山高十餘仞參差植花其上望之如霞起赤城絳雲天  
半向夕復燃華鐙炤之送態逞姿倍極猗儻是日也監  
史不設絲肉勿奏觥籌無算客主忘疲其盛雖不及吉  
祥之會而萃素交徵文史尚清娛則又吉祥所未有庶



幾此花之益增而重已乎昔歐陽子嘗有感於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無名花歸之造化之至理吾以謂有開落有榮謝者植物之花果也無開落無榮謝者蓀林之花果也詩書以發其馨香考索以流其甘液凡檐園中所儲侍而枕藉之者何一非四炤之名葩陸離之朱實也乎而必致憾於色味之無兼美此猶局於草木之觀也偶讀歐陽語遂書此為記以貽先生并示同遊諸君子

書紳堂記

張子弘蘧以書紳名其堂屬先友金孝章書之復屬其兄九臨請記于余余語九臨曰弘蘧之名此堂也豈以張氏世系出自子張耶九臨曰非也仲尼弟子顓孫師琴開皆字子張非姓也吾張氏發源顓頊春秋時有張老張丙張骼張趯張柳朔與顓孫迴別吾弟自與子遊有志聖賢之學故乞子文以警座右焉余曰若是則雖微子言余固將記之夫聖賢之學止自見其心而已繫

辭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信篤  
敬即易所云易簡也人皆體天地之心為心故我心與  
人心感而必應惟感之者不誠斯應之者不疾譬如懸  
萬石之鐘于此小叩之則小鳴焉大叩之則大鳴焉以  
尺筴撞之聲不及尋丈以舂杵撞之聲不過十里以蜀  
山之桐撞之則響逾百里之外應之有近遠繫乎感之  
有淺深蓋章章已語云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  
不枯又云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

言物皆可感感無不應也嗚呼君子其可不務求誠乎哉世有懷咫尺之修矜奮張之義而遽欲開金石動風雷此必無倖若乃長智增私挾權任數日與天地易簡之性相遠則我心與人心益捍格而難親甚且爭怨起于豆觴戈矛興于衽席何況四海九州之遠其能使翕然信順乎若卜筮也哉然則求誠之道若何曰古有惡敗而出妻惡卧而燂掌可謂能忍矣未敦務也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求仁賢以翼輔之可謂敦務矣未靜

修也屏耳目之欲絕櫻鑿之芬可謂靜修矣未全粹也  
必也奧突之微惛默之內執一無失積微無怠毋登高  
而深隕毋基下而墻增如是以幾于誠其庶矣乎今弘  
遠才日益敏學日益充其以享天下之大名特撥矧而  
取之爾所可益子者惟猶龍氏戒夫子深藏若虛之言  
夫冥冥之修未至而世譽焱集其名也猶石火也電光  
也浮漚也斯聖賢之所畏也

魏凝叔曰全從荀蘭陵  
脫化粹然儒者之文

申子純孝行記

申氏自按察公天益以下世有文筆子純者按察之孫也父貢士汝思有名於時子純生甫周晬母顧病歿子純啞啞悲啼人以為嬰兒故然及臨殯號泣不休始知其為孺子慕也父異之乃名之曰孝十六歲補博士弟子每試京兆府與諸名俊遊處按察甚憐愛之嘉靖壬寅按察卒與父營葬事于梅里村炎暑中工築之勞皆以身任父嘗病癰幾殆子純朝夕吮其毒穢惡之氣浸

淫臟腑間遂悶絕恍惚之上帝所帝曰以汝孝特生汝  
父賜之青水乃蹶然醒嘔出毒涎數升許父喜曰吾名  
爾孝不虛矣後二十二年父復病嘔血子純不解衣帶  
侍養者踰歲所嘔即承之器而啜之若吮毒時然父竟  
不起是時祖母吳宜人年已九十矣子純朝暮號于喪  
次入則愉顏柔色慰視宜人自含襲至大小祥三年無  
改宜人未久卒子純喪之如喪父其所以養後母表者  
一如事祖母晚歲習靜村塢恒歸而謹視甘脆務當表

毋心衷亦忘其非腹生矣若其敦睦之行內外無間言  
仲父某有誣之殺人者避匿不敢出乃逮繫其婦吳宜  
人不能寢食子純出白之官事得解更資其素裝使得  
仕州倅仲弟某表出也尚少子純撫教之以至成立家  
庭怡怡不敢抗顏父禮又性好周人急難姻黨知交有  
以艱窶告者大小必應其友顧曾瑜人誣之重辟乃傾  
其素為辨釋之又佐邑令李公遷梧營建石梁以書投過  
賓溧陽史少卿勸助千金人不病涉他善行多此類萬



歷丁亥卒年六十四其吮毒延算聞王元美先生初亦  
疑之久而論定乃以誌其墓劉按察子威復為作傳周  
太學本音手書之斯以知其必不誣矣嗚呼天人之際  
至茫昧也然精誠既至則應若桴鼓吾向讀書禮于周  
公之請代兄死文王之與子三齡未敢深信今得子純  
事遂釋然無疑夫天人之理恒相貞勝若生死專歸之  
運數則人事為無權故不可必而時若可必實冥冥者  
為之以堅人進善之心也世非無忠孝節烈之事然籲

天而天卒不應豈非其動于名耶激于氣耶銳往而未  
能敦善行不怠耶如是而動曰視天夢夢天果夢夢已  
耶爭于已定之天而不能爭之于未定或亦其精誠之  
有未至耶吾請彰子純孝行以曉世之昧天而誣天者

孫義士鳴災記

歲在庚戌夏雨浹三旬不止至六月十二日颶風西來  
太湖水橫溢平地湧丈餘浸城郭漂屋廬人畜溺死無  
算浮樁以千百計風猛濤翻聲如萬弩齊發竟日夕乃

稍殺誠百年未有之變云維時耆老縉紳咸聚族謀曰  
今田禾方淹復遭此奇災是無秋成也無秋成是無課  
額也勢必當走輦輶叩登聞或可覲蠲貸之令恨今無  
任此者將奈何衆咸曰非孫君象先不可蓋前此辛卯  
水災象先以編氓五具疏與撫按兩臺疏先後上得允  
改折故咸推輶象先而象先亦慷慨願行即日策杖擔  
簦匍匐三千餘里抵燕京繪圖陳情徧告諸臺省幸邀  
天眷議蠲議折窮黎得少甦焉甫歸里復為偕行者所

累收繫郡獄半載時園土疫作已斃數人人咸為象先  
懼象先曰吾為全吳生靈請命已早辦一死死固吾分  
也何憚為然竟得無恙當事者為昭雪出之都人士咸  
嘖嘖稱象先不置嗚呼雖古義俠無以加矣吾觀今之  
人平居貪冒無恥爭錐刀之末如赴火蛾一旦有事囁  
嚅不敢出一語雖急難在父兄亦不皇顧何況通國之  
阡危也象先半菽不充身無賦稅之累獨冒死驅馳活  
億萬人垂絕之命非義激于性者能之乎茂倫語余云

象先近且屏鰕鮓焚香炷日諄諄以上眞寶錄勸誘人  
類學道者所為豈徒義俠云爾乎誠如是吾殆無以相  
之矣

愚菴小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十

吳江朱鶴齡撰

書

與李太史論杜注書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球琳子美非知道者  
此語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於道  
未為尊此語正可與子美相視莫逆於千載之上也漢

魏以下詩文之有注昉於文選文選而外注杜詩者最多亦最雜蓋文選之注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人經始之又得李善會粹之子邕復益之以義故能傳述至今杜詩注則錯出無倫未有為之剪截而整齊之者所以識者不能無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盡以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異者失真繁稱者寡要如聊飛燕將書乃西京初復史思明以河北諸州來降故用聊城射書事今引安祿山降哥舒翰



令以書招諸將諸將復書責之此於收京何涉也豆子  
雨已熟本佛書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暖氣色尋便出  
土偽蘇注以豆子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贊公來秦  
州已見豆熟夫楊枝用佛書豆子亦必用佛書若云已  
見豆熟乃陸士衡所譏挈瓶屢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曠  
原延寘搜曠原出穆天子傳今妄益云原崑崙東北脚  
名此出何典乎何人為覓鄭瓜州瓜州見張禮遊城南  
記今云鄭審大歷中為袁州刺史審刺袁州安知不在

子美沒後乎地理山川古蹟須考原始及新舊唐書元和郡縣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記長安志以及近代書耳春風回首仲宣樓應據盛弘之荊州記甚明今乃引方輿勝覽高季興事季興五代人也季興之仲宣樓豈即當陽縣仲宣作賦之城樓乎白馬江寒樹影稀白馬江地志在蜀州今崇慶州之白馬江是也時子美在蜀州送韓十四故云今引寰宇記王僧達為荊州刑白馬祭江不亦僞乎春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北斗用斗柄東

而天下皆春非指長安城為北斗形也史記楚考王徙都壽春命曰郢壽春唐鍾離郡今鳳陽也時韋氏妹從宦鍾離故曰郢樹非指江陵之郢也二句蒙上郎伯一聯彼此分言正是詩法回北斗發南枝又貼切元日今引柳詩長在荆門郢樹間豈可通乎注子美詩須援據子美以前之書類書必如類聚初學白帖御覽玉海等方可引用今師子花卧竹根皆引天中記天中記乃近時人所撰爾况二注皆謬炙手可熱兩京新記可引萬

迴傳可引崔顥詩亦可引今乃引唐語林開成會昌中語彼豈以開成會昌在子美以前乎人生五馬貴五馬雖無的証然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可証太守五馬漢時已有之今却引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事此何異流俗類書所收王羲之為永嘉太守庭列五馬乎以上特略舉其概他若黃河十月水三車肯載書危沙折花當諸解皆鑿而無取雖其說假託鉅公以行然塗鴉續貂貽誤後學此不可以無正者也李善注

文選止考某事出某書若其意義所在貫穿聯絡則俟  
索解人自得之此正引而不發之旨黃山谷亦云欲於  
欣然會意處略箋數語終以汨沒世俗不暇今人章為  
之解句為之釋已非達人所宜况又繫牘不休有專注  
秋興八首至行成卷帙者此何異昔人解曰若稽古四  
字乃作數萬餘言雖罄剡溪之藤書之豈能竟乎此又  
不可以無正者也夫子美固非知道者然道莫重於君  
臣父子矣三百篇得列為經亦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子美之詩憂君父之播遷憤亂賊之接踵深衷悱惻千  
彙萬狀使後人把卷徬徨而不忍釋則雖謂之知道可  
也因讀其詩者之誤解而引繩批根刊正其失而暴著  
其所以然使世之學者因是以進求夫三百之大指亦  
未必非知道之君子所樂許也先生以為何如

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

大學古本與中庸俱出小戴禮原不分經傳于今本經  
文末節下即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次接所

謂誠其意者一章程明道改本亦未分經傳于今經文  
首三節下接康誥曰一章次接湯之盤銘一章邦畿千  
里三節次接古之欲明明德四節乃接此謂知本此謂  
知之至也二句所謂誠其意者一章伊川始分經傳更  
定如今本所次文理粲然通貫而明道本遂廢朱子又  
以格致傳闕為之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于今家傳  
人誦無可遺議矣厥後名儒若董氏槐葉氏夢王氏柏  
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考定者未詳正其序爾遂

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節置于子曰聽訟節之上以為

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車氏清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

信至蔡氏清又欲移物有本末節于前次以知止一節

又次以聽訟一節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終之吾邑徐氏

師謂蔡說最為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從而從此愚

謂蔡固有理不如前說尤當蓋明新之止至善三章已

釋之矣止至善之功非知無由入故以知止有定承之

學者急于求知恒有躡等逆施之患故以物有本末承



之二條皆釋致知格物蓋致知即致知止之知格物即格物有本末之物也無訟為新民之事而其本只在明德知此則知無不致故又引子言以申之如此解章內竝無行文亦竝無闕文而朱子之補傳誠為贅辭矣若如今本所分經傳而以四章為釋本末則本末始終語原對舉本末釋矣終始何獨無釋乎足下謂經文首節列三綱領次節申言止至善三節作一結四五節列八條目申言先後之序六七節又作一結使移知止于傳

恐經文未完愚謂古人文字何必拘拘承應後人說書則然耳今以古之欲明明德節直接首節條列明德新民之目而至善之所當止已在其中末乃以修身為歸宿此其文義亦豈不粲然而通貫乎至于致知格物之解注疏迂謬不必言諸儒有訓格為正者有訓格為扞格之格物為物欲之物與外物之物者皆屬偏見愚謂六經言物不同或對人言物或對己言物或即事言物格物之物則兼內外苞精粗如哀公問所云成身不過

乎物父子一物也非慈孝則不成父子耳目一物也非  
聰明則不成耳目無形之物必假有形之物以實之故  
曰不誠無物即今就經文論天下國家皆物也身心意  
亦物也意何以誠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家國天下何以  
齊治平即格物也格物之本則當于身心意求明德之  
事未窮之于至善焉非格也格物之末則當于天下國  
家求新民之事未窮之于至善焉非格也格之既精斯  
物皆天則微無不燭廣無不通物格知至道固如是爾

朱子窮至事物之理原無弊夫事物有内外有精粗理則豈有内外精粗之判哉格物者格其物之所以内所以外所以精所以粗即格其物之所以無内外無精粗者斯已矣此其義與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相表裏如外事物而言格致猶之外問學而言德性是為談禪宗者助之歛也足下近日耽西方之書至引大覺云云以解格致愚謂彼教與吾儒畢竟毫髮千里不當比而合之比而合之是古人所云融瓶盃釵釧為一金攪酥酪

醍醐為一味也昌黎原道乃闢佛之最粗者考亭釋氏論斥其以心覓心恐尚屬影響惟荆川中庸輯略序能

實指二教分別處幸足下更究其說

王魯齋先生說此章云既立三綱文勢即當繼之以目今忽以知止一段承接語脉反緩蓋知字為聖學宗主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學之功也若此處等閒道破不惟文字無精神而教法亦失先後之序其為錯簡無疑所以然者古本在止于至善傳文之後今乃混在止于至善經文之後錯簡在此非無因耳朱子嘗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至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

止之也此固分明以知止章為致知傳矣但未遷改耳魯齊此論世多未見今并錄之

復沈留侯論修志書

邑志之不修于今百餘年矣鱸鄉事跡頗備而筆法微欠史裁魯庵水利特詳而典故尚多失考好古君子嘗欲起而訂定之况百年以來人物之瓌奇文章之弘富水利賦役之變更已大非二公之舊不及今櫛拾前聞蒐討佚事後必至放失磨滅而不可復求夫郡邑之有志昉于周官小史由來尚已史局開纂大者據實錄小

者據家乘稗編然實錄分修主裁非皆良史稗編雜出  
採摭或誤傳聞家乘略可信矣而碑誌半諛墓之詞子  
孫多溢美之語惟郡邑二志修之得人則間見真而網  
羅備一方文獻即國史權輿其事豈不重哉又况喪亂  
以來故家譜系日就銷亡人事遷移漸趨茫昧及此時  
而大肆考求使三百年之典故粲然明備以佐異日良  
史之取裁豈非吾黨諸君子之責哉今者郡邑有司咸  
議及此徵辟之檄下逮菲才畢力觚稜無所逃命然以

愚過計竊認認不敢直任者一曰田賦之難覈也一曰水利之難詳也一曰人物之難定也吾邑糧額甲于海內大奸巨猾叢蠹其中影射那移閃若神鬼兵燹而後色目滋繁或潛紊其規或盡去其籍昔魯菴先生以名縉紳領此役攤荒實數究不能問諸總計之人况在于今日哉其尤甚者官與吏為市上與下相蒙驗派重輕全無準則會計增減時有更移私家之詭借逾工賦額之疊增未已率然登簡後代何觀吾謂田賦之難覈者



此也吾邑為江湖之會談水利者莫詳于史處士明古  
沈憲副江村滄桑既改故道全非二都南三都西之水  
向入太湖今多出湖矣太湖向由長橋逕吳淞江入海  
今長橋至龐山湖壅咽不利乃邇迤而南多從徹浦橋  
諸處東入白蜆江矣土壩之設大阻通流茭葦之區全  
壅水脉某處為上流宜疏某處為下流宜洩此非汎舟  
規度原委何以周知昔江村公修水志必偕白丞遊歷  
四境然後其書若圖始成今洪波出沒水宿誰任其勞

輕舸往來裹糧孰資其費若專委區總疎誤必多吾謂水利之難詳者此也吾邑名賢輩出文藝馳行實必核之鄉評事功必稽之宦蹟其間豈無寸瑕而損玉價魚目而混珠光者乎情面少徇則來穢史之譏筆削不私懼有枋頭之憾加以吾輩人地輕微易為媒孽叢疑集謗誰與證明昔嘉靖中姑蘇志之修祝希哲分任人物文學諸傳其時已不無煩嘖賴王文恪公主斷故郡志卒潰于成今誰為文恪其人哉吾謂人物之難定者

此也往例修志必居以館舍資以餼廩給以胥役而徵  
文考典動淹歲時執簡屬詞勢難促迫萬一人異其懷  
旁掣其肘中道沮格汗青無期忌口听听必將責以受  
直息事糜費無功前此支給公帑不知作何破除此其  
獲戾又不止三者之難而已也鯁生鄙見如欲擴拾舊  
聞蒐討逸事莫若私事編纂而不領于官既可備掌故  
之役亦可為名山之藏他日有著作大手筆如鱸鄉魯  
菴二公者出焉則資之以佐採錄此亦不朽盛事而今

尚非其時也足下垂問縷縷故敢悉其愚某再拜

龔介眉曰絕類劉

子玄論史事書

寄王玠右書

文場建鼓夙仰雲間大雅扶輪羣推海上卧子金聲於  
前尊兄玉亮於後洵所謂筆精墨妙領袖英絕者矣二  
紀以來風流徂謝陸機入洛非忘吳國之牙門阮籍憂  
時亦詣都亭而秦記庾子山開府之後淚已盡於鄉關  
盧藏用隨駕之餘身終辭乎少室側聞帛仲嘉尚獨存

遼海孤蹤惟餘皂帽柴桑九日併斷白衣而且清不疵  
物隱不為名敦履璞沈甘混跡於牧豕道風冲素豈希  
高於挂瓢范蔚宗之論逸民誠莫尚已袁太尉之傳真  
隱又何慙焉頃者徐子崧芝來自貴里備陳清軌卓爾  
難攀猥以賤子特蒙垂訊居非柳樹遥共鍛於山陽地  
異漆園幸通遽於蝶夢欽挹既至欣忭滋深但聞尊兄  
曩因文字戒心遂爾編摩斷手揆之鄙懷竊所未喻夫  
隱淪無用此寧志士所甘韜晦勿傳亦乃過中之慮古

之芝耕雲卧者靡不以六經為琴箏百氏為肴饌河汾  
中說講撰莫盛於牛溪甫里叢書抉擿尤精於麟筆醉  
鄉學士東臯之論著彌工野耄司空光啟之篇章不少  
若必銷沈符采鏟落文詞則後世何所據以述稱此生  
遂真儕於樵牧曷貴夫蘊藉丘中抗懷塵外者哉僕嬾  
似稽生渴同園令少時燭武早不如人老去師丹惛然  
多忘目游經苑聊自附於緯蕭手撰文章敢妄矜乎夢  
鳥玄疑尚白未遇侯芭病好譏彈嘗聞子建望停雲於

遙浦搔首如何仰斤削於郢人疏麻莫展桃花浪暖期  
為泖上之遊蘭徑風清欲命機山之駕披馬季長之絳  
帳欣與談經過鄭次卿之蟻陂庶同折芰

寄徐太史健菴論經學書

六經之學漢興之唐衍之宋大明之至今日而衰其興  
也以不專一說而興其衰也以固守一說而衰何則學  
成于信者也信生于辨辨生于疑疑生于不一說當漢  
之初易有田丁京費諸家詩有申轅韓毛諸家書有伏

生夏侯歐陽諸家禮則稱后蒼戴慶諸家春秋則稱左公穀三家各立專門遞相傳授辨難擊排不遺餘力由是而是非之論出焉李唐以後緯書失傳諸家之學亦多致亡闕而說經者乃漸趨于一及有宋諸大儒出理析毫芒義窮杪忽聖賢之微文與指始炳然如日月中天無復翳昧注疏雖頌學官咸視為蕞殘玉屑而古義幾燬矣其在于今襲沿既久影響彌多人皆惘惘焉如實行者之擿埴索塗雖闕閩濂洛之遺書亦罔知省覽



而况漢唐以來諸儒之說于益自帖義混淆經術蕪沒  
狂瞽相師茫昧白首疑既無之信于何有此則固守一  
說者為之闕也夫宋儒詮理誠得不傳之學若夫箋解  
名物訓詁事類必以近古者為得其真今也專奉四大  
儒為祖禰而孔毛馬鄭十數公盡舉而祧毀之何怪乎  
通經致用者之世罕其人乎即曰束于功令然制科之  
與古學不妨分為二塗故古人治經患在多異說今人  
治經又患在專一說也不佞齡窳啟寡聞竊嘗披覽諸

籍讀左傳易卦諸繫辭皆取于象李伯紀云含象以求  
易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始知易之不可專言理也讀  
穎濱東萊詩傳及馬端臨之論小序始知詩序之不可  
盡刪也讀東坡與黃文叔鄒晉昭書解始知蔡傳之不  
足盡書義也春秋則三傳竝立不當盡去之而宗胡戴  
記則儀禮為經不當反遺之而取傳鬻疑者有年既而  
讀歐陽永叔之言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  
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改易者何必好為異論以

相訾也乃喟然興曰漢唐諸儒之說去古未遠其見棄於近儒之排斥者豈皆秕稗而無嘉穀哉又讀正學先生之言曰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所能盡世人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皆非朱子意也乃復喟然興曰先儒是非之論至朱子始定然朱子亦豈謂已之所是非必無待後人之審擇哉夫理之蘊于經猶水之蘊于地也甃井以出水而或取之以蠡勺或取之以餅壘或取之以甕盎隨器之大小為汲之淺深及盥而

飲之則皆水也于蟲勺餅壘甕益奚別焉是故說經者亦求其至是而已矣理苟存焉部婁可傳崇山理苟不存寶珪亦同燕石愚用是網羅古今經解衷以臆說輯成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諸書而先出埤傳是正于高明長者蓋以尚書古稱樸學從事者蓋寡鈍翁先生見之急捐橐飲鐫為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澤陳人從未敢緘牘京華特以今日文章道義之望咸歸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遊之末故敢郵寄

所梓上塵台覽倘中有可采望賜以序言導其先路庶  
幾剗剔之役可潰於成俾當世學者去其沾沾株守一  
說之見而漸進于漢唐諸儒之闡奧以裨益四大儒傳  
注所未及或亦經典中尺木之一助也幸先生裁而教  
之

陸翼王曰大  
儒經術之文

### 與友人書

足下之屢困于小試也愛足下者必以為信僕則聞之

而喜其言足下者必勉以敗北之餘期于再舉如古之  
焚舟而濟厲氣巡城者乃僕之為足下喜則謂足下向  
跛踣于無用之帖括久矣自今當盡舉而焚棄之益專  
力于詩文之大業而後足下之學可成名可立也夫以  
足下之才使得沈酣六籍浸淫沐浴于騷賦詩歌及古  
文大家之學而大放厥辭上可與古人方駕下亦可抗  
顏近時作者之林奈何與黃口小兒爭工拙于么膺夢  
嚙之語此斷斷不可也夫責獲之絕力陸剝犀兕水殪

鯨鯢而使之搏鼯鼠于穴中則十不得一足下之于小  
試亦責獲搏鼠之類也安望其必得乎且也風趨北阮  
卜式之進成林士少季羔鴻都之門如驚足下固夙負  
高世之志者今若低頭就之汨汨俗流隨牒平進尤斷  
斷不可也昔盧攜相國文章有首尾韋岫決其必貴近  
王文肅以陳仲醇文有山林氣命之早褫襴襜今足下  
之文縱為韋岫所賞吾猶願其處而為陳仲醇不願其  
出而為盧相國也昨又聞足下將有燕京之遊夫輦轂

之地五方輻輳金張族處自非上書金馬謁選天曹士  
人鮮或託足焉足下皇皇然策蹇而往將以何為乎如  
以為索米長安則文通半頃之田士衡三間之屋足下  
故自不乏如將掃齊相之門候平津之邸竊恐車如流  
水未便投書目昧黃沙難求講肆素衣點于埃塵白壁  
輕于求銜又斷斷不可也凡此三不可者皆俗子之所  
效愛勉于足下而僕乃堅持之誠以足下高覽卓識當  
求自進于古人所相期者甚大慎勿徇俗子之愛勉令



僕之轉喜而為唁也某再拜

與吳漢槎書

計尊兄塞北之徙已二紀于茲矣關山遼落魚雁銷沈  
每於花飄藻網之辰月進蘿幃之夕念及尊兄龍沙極  
目蛇虺驚心未嘗不慘然魂搖復淒然淚墮也古人如  
蔡中郎崔亭伯以及韓退之蘇子瞻諸公無不由貶竄  
窮荒萬死一生中享大名成大著作以垂不朽讀尊兄  
秋笈集此其驗矣自得南還之信不覺魂舞色飛旦暮

希握手流連翹跂之誠以日為歲而豈意自春徂秋尚  
留滯京邸耶手線情深倚閭盼久桂樹金英飛天香于  
洗腴鱸魚玉鱠進甘旨于盤餐此真人間之大歡極樂  
也尊凡能不眷眷於此耶弟三十年來奄忽無成始而  
汎濫詩賦既而黽勉古文後因老友顧寧人以本原之  
學相勗始湛思覃力于注疏諸經解以及先儒理學諸  
書今龐有成編謬為識者推許而神智銷亡兩目昏眊  
無見炳燭餘光自知無幾長為尊兄之所憐愍耳今因

小堦例入成均之便先寄拙集一部呈覽極知尊兄應  
酬雜遝無暇觀此以急欲邀一語之華衮定百年之品  
題故敢冒昧以請倘南還之策尚稽時月惟冀乙夜餘  
閒直言評隲昔曹子桓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  
能定吾文者耶陳伯玉則念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至于愴然淚下鄙人之文若得尊兄論定庶可免于不  
見來者之憾也已弟雕鐫之書計有三四種小堦行囊  
不能多載請正其未刻者經學居多俟尊兄到家時當

布席茹舍悉出以就權衡作白牛溪數月講論也

愚菴小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十一

吳江朱鶴齡撰

論

周公居東論

古之大臣牧寧社稷居則內總樞機出則外靖疆圉其身乃安危所繫况當主少國疑人心騷動之日未有可以擇便自投輕為去就者也金縢稱三叔流言周公居

東東征之說先儒旣已闢之蔡仲默傳但言居國之東而不詳其地夫周都豐鎬自陝以東皆東也不詳其地則周公似負罪狼狽而出退居散地豈惟三叔疑之國  
人亦疑之矣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吾謂此說是也夫  
周公出居非徒避謗遠嫌亦欲身處要害為訓兵翦除  
之計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雖未定都已營洛之  
志矣三塗嶽鄙之間地據中原河山險固周公之出也  
官屬侍衛必依舊自隨移鎮其地隱然示天下之重使

挺亂之徒相顧而不敢竊發非畏恐謝事如後世大臣  
引咎角巾歸第者比也况武庚三叔連衡舉事渡河而  
南即是鞏洛鞏洛一有變則華山桃林以東反者四起  
周事尚可為哉故公居東都所以收地險靜人心陰為  
鎮撫王室之深謀也應武庚者徐奄淮夷皆在東方而  
鞏洛以南晏然無恐實公為之控扼所以二年之久武  
庚雖聲勢甚盛未嘗發一矢西向也武庚兵出吾知公  
必有以待之使東都無公則勢亦岌岌矣然方是時內

則少主懷疑外則四國煽亂二年之間公得以從容坐鎮者亦恃有二公為師保同心調護于內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出則禍不旋踵矣此又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近世茅坤乃謂居東是返而居魯如漢時大臣罷免歸國殊不知徐奄與魯接壤公歸魯而徐奄反謀如故恐事理所不宜有况魯去豐鎬甚遠何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哉

揚雄論



西京儒者自董江都劉中壘下必推揚子雲子雲著述  
桓君山稱為度越諸子抱朴子方之仲尼韓退之與孟  
荀竝列司馬君實至作潛虛以擬太玄獨蘇子瞻譏其  
好為艱深以文淺易自朱子綱目特筆書莽大夫揚雄  
死而子雲之論遂定余嘗考其生平凡三變焉當成帝  
時賦甘泉陳羽獵則詞章之士也及哀平間甘落拓草  
太玄則經術之儒也迨乎覲顏事莽浮湛天祿則又與  
甄豐王舜為徒者也學者或耽其文辭而護其逆節則

為之說曰子雲年數與莽不相及投閣恐谷永事永亦  
字子雲也或又據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云王音薦雄  
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  
賦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譚親炙于雄所紀  
必實或又引孫明復云太玄明陰陽推歷度蓋疾莽而  
作也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其  
微指可見以愚核之皆瞽說也七畧引子雲家牒云雄  
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坂上侯芭負土作

墳號玄冢按天鳳五年為王莽篡漢之九年自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莽天鳳五年戊寅止七十一載與漢書本傳正合何得云不相及谷永為大司農歲餘卒未見莽革命何得以投閣加之乎雄在哀帝時官黃門侍郎其劇秦美新稱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漢書亦云久次轉為大夫何得謂以黃門侍郎終乎西京雜記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俄頃而滅此與納腸之說皆好事者為之豈足據乎紫色蠹聲俶擾天

紀始建天鳳之間此何等時也而擱然立于其朝今日  
頌阿衡明日上符命謂之疾莽風莽其誰信乎疾之風  
之曷若優游玄亭返其初服遠而去之之為愈乎然則  
雄何以刺謬若此余曰雄偽儒也所云清靜寂寞皆求  
以成名而非真有得于內者也雄為郎中本大司馬王  
音所薦其露丐五侯之門蓋有日矣給事黃門侍郎漢  
制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玉堂金馬官非冗散何清靜  
寂寞之云乎雄雖三世不徙官然哀平短祚不過十年

其時同谷永劉歆輩接跡金華占風紫禁安知其不以  
清靜為榮梯以寂寞為譽餌者一旦國鼎潛移符瑞大  
作而雄遂翱翔顯秩與四輔五威相頡頏以為清靜寂  
寞其效固如此矣不然雄之好學深思夫豈不明于理  
亂之數君臣之分與出處進退之宜者何以始則居賢  
莽之間噤不一語既則從舜秀之後恬不知羞吾故曰  
雄偽儒也巧于沽名而非真有得于內者也吾嘗論西  
漢之文景以黃老致治其後乃以周公孔子亡非黃老

治而周孔亂也則真與偽之別也王莽以周公偽者也起明堂復井田藏金滕作大誥無事不託周公當世亦以周公信之而其實乃漢之大賊揚雄以孔子偽者也稱典謨述雅頌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無事不效孔子後世猶以孔子疑之而其實乃賊莽之佐命元臣而已矣使其沒于居攝以前人豈得推見其偽而比其書于吳楚僭稱王且加之以亂臣賊子之誅哉是以君子寧寶寸璣蒼璧而不愛尋尺之砥砭寧收才人負俗之累

而無取緣飾古義皦皦為名高者誠懼之也誠恥之也

錢礎日曰只將考亭綱目作斷案便可盡情翻剥直令子雲無處躲閃周公孔子一段尤為妙論解頤

### 陶潛論

論隱逸者不難於承平之時而難於易姓之代盛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古之君子莫不秉道濟時羨鴻儀而卑蠖伏不事王侯豈所樂哉惟時不可以有為道又不容以苟屈不得已而長遯立園其跡已隣于亢矣故上九之象曰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志藏于中必

有拊膺填臆隱忍不能自白者以其風節攸存故曰可則事則變也而非正也非正則雖高不可訓也且吾觀易姓之代其主類猜忍自雄而左右之者又多甄豐華歆輩于此而孑孑然自明其高是深中其所忌也吾為修潔而彼即以修潔罪之吾為委蛇而彼即以委蛇罪之韋思祖之於赫連勃勃司空圖之于朱全忠未嘗敢與時忤然而大者誅夷小亦困辱豈非高則鄰亢亢則生悔剛陽居上非匹士之所宜有耶嗚呼明乎蠱之時



義者然後可以言隱逸矣沈約陶潛傳云潛自以曾祖  
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永初  
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後世因仍其說宋人有辨其不然  
者謂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訖丙辰皆晉安帝時  
作至宋高祖庚申受禪凡二十年豈有二十年之前便  
恥事二姓而不書年號之理謝疊山則云晉隆安四年  
庚子劉牢之使劉裕討孫恩元興二年裕平桓玄改元  
義熙淵明賦歸去來詞實義熙元年也十四年裕為相

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二年庚申禪宋恭帝之言曰桓  
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則劉氏篡位之基實始自隆安元興間  
淵明庚子以後即題甲子蓋逆知末流之必至于此也  
疊山之論固核然吾觀淵明之意有進于是者彼夫劉  
裕之猜忌傅亮謝晦諸人之賣國不難以司馬天子為  
机上肉其肯容晉室遺臣傲然削新朝之帝號而優游  
以羲皇上人終老耶况淵明之祖烈淵明之清名又諸人

所深惡而思欲媒蘖其短者耶故其詩之止書甲子者所以存其恥事二姓之心書甲子而始于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泯其不書年號之跡王弘之要路可就也顏延年之酒錢可納也任天下以羸疾弃我曠達容我絕不以養高釣名疑我夫然後可以逍遙容與卒全此生于東籬北牖之間不然而洵如沈約所稱其有不嬰宋氏之網羅者幾希矣前乎淵明有孫登亦隱于魏晉之間者也其規稽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得薪所

以保其耀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識真所以保其才  
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者其亦以識勝也夫

唐肅宗論

春秋之法國君即位不以正則不書後世統緒不明儒  
者自當引經而斷然事勢處于不獲已又當有變通之  
論權衡其間唐肅宗即位靈武范氏祖禹以叛父罪之  
吾嘗詳考其實肅宗非叛父也事勢蓋有不得不然者  
何以明之西京傾陷天子西奔中原故地率非唐有斯

時討賊之任專責太子中興之望咸歸太子父老之遮  
留既切羣臣之勸進又堅肅宗即避尊位人情其能已  
乎史稱玄宗次馬嵬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號泣不受  
然則靈武即位本遵馬嵬之成命耳當宣旨時設有深  
識遠見者從旁力贊則父子之間傳襲甚正惜扈從諸  
人倉卒不及此而非肅宗之罪也靈武距成都不下萬  
里山谷崎嶇奏請道絕軍機進止立斷斯須撫軍監國  
之號非所施于此日又况所控御者西北諸胡所制置

者李郭僕固諸大帥所驅策者關內思歸之將士不居尊位以臨之則威命不行威命不行則衆心離沮雖欲建興復之業將誰與共功乎迨夫即位之後親總元戎制命諸將二京克復九廟不移迎上皇居興慶累表請避位東宮不許而後受之肅宗于人子之道未為失也元結中興頌所云太子即位亦據事直書豈有譏乎夫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禍難為大耳苟能安國家定禍難雖冒不韙之名君子猶將恕之况馬嵬又命之于先

乎吾故曰肅宗之即位事勢蓋有不得不然者不當以是為深罪也然則肅宗烏乎罪曰肅宗之罪莫甚乎宣政受冊以後使讒間得行考史上皇還京御殿冊命者再親著黃袍手授國寶其慈亦至矣肅宗于此時使克修寢門之間不改家人之禮兩宮無阻情愛交通奚至上元初有移仗之事哉劫遷西內高陳貶斥上皇寢以成疾悒悒崩殂豈非肅宗子道不終晨昏闕節遂使輔國良娣得投其隙而媒孽之耶所以然者肅宗本非撥

亂之才天資惛懦畧近高中二宗牽私昵而忽遠圖樂  
因循而少夬決始以輔國之讒言殺其愛子既以輔國  
之箝制疎其慈父此誠可為後世人主溺晨北恣宮奴  
之戒然說者因是而遂以輔國之惡歸之肅宗謂靈武  
擅立猜忌其父并猜忌其父相房瑄至比之商臣楊廣  
則又不然瑄喪師陳陶律以漢法罷免為幸如謂鈞父  
諸臣以為黨崔圓亦玄宗相也何獨久任耶太子諸王  
分鎮討賊此最為謬計劉晏貽瑄書謂諸王出深宮一



旦望桓文功不可得永王璘之反其明鑒也以罷瑄而實肅宗之罪因以實肅宗即位之罪為此說者亦太深文矣哉吾故斷之曰肅宗得罪其父在宣政受冊以後而不在靈武即位之日庶幾得其平云

甫草曰宋史李綱傳云金人渝盟議以太子監國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不出于明皇至今惜之又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此時猶守監國常禮可乎讀伯紀數語正可與此論相發明

### 李綱論

曲禮曰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雖然有權焉勢可以固  
守則守之可守而不守是棄其宗廟社稷也勢不可以  
固守則去之不可守而不能死又不去是以其君子敵  
也嗚呼死社稷可易言哉周秦以來其能慷慨引決不  
汙敵手者惟朱梁之友珪完顏之守緒耳苟其主無必  
死之心國有必亡之勢為之臣者徒執古義而不知通  
變以圖存卒致以大朝天子幽囚屈辱為萬世笑此謀  
國者之失也靖康初韓璠雅布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

欽宗從之幸而金人旋退京師無虞綱亦罷去矣至冬復入寇何鼎又力主綱議且引蘇軾所論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未幾舉族北轅身死沙漠嗚呼徽欽豈死社稷之人哉昔者太王避狄孟子嘗以之告滕文矣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皆賴勤王之師四集卒能再造帝室使三君者亦惑于死守之說則靖康之烈禍已早見于李唐之代矣况乎汴京四達非有長

安之固也种師道姚古諸將其才不逮子儀光弼李晟也斡里雅布尼瑪哈合兵深入其勢又不啻祿山吐蕃朱泚也彼二帝之積懦積昏將何恃以固守當時亟上疏請速幸長安以避賊鋒者种師道也建議暫詣襄陽以圖幸秦雍者張叔夜也密言于帝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宜幸西洛連據秦雍親將兵圖興復者唐恪也恪固不足道師道老将知兵豈無見而云然使帝早從其言而不為何臬所惑急召李綱委以留守之任命康王

為元帥統河北諸道之兵犄角進擊則宋事猶可為也  
豈至有青城之辱哉然則綱之勸帝固守非歟曰是也  
綱之進議固在靖康之初也方是時兩河未陷國勢尚  
全入援之師奮至城下金人純以虛聲恐喝使非李邦  
彥撓亂于中敵不難破也迨乎兩軍合攻危同繫卵守  
禦之備無一足恃者而欲以不戰之衛士六甲之郭京  
抗數十萬方張之敵其將能乎此而言死守社稷豈非  
以天子為孤注乎是則青城之辱非綱議貽之實誤守

網議者貽之也吾故曰謀國者當權其勢之可守與不可守而不當徒執古義以其君子敵也然則平王東遷蘇軾何以云失計曰驪山之難西周已亡矣非至平王而始衰也西戎交侵攜王奸命平王不遷將覆亡之不能自暇奚止于衰而已乎平王之失在于遷洛之後不能自強而以岐雍之地拱手授之嬴秦謂周之因遷而衰者此目論也軾本輕于發論而何臬遂援之以誤徽欽後之君子不可以不監也

無黨論

國之有黨猶木之有蝨蝨之齧木也不齧其外而齧其  
心日朶月蝕中心彫喪而枝幹從之厯觀漢唐宋以來  
之黨禍未有不猶是者也漢唐之黨以擊宦官宋之黨  
以爭新法其始皆成于君子其禍皆極于小人若明季  
之黨則又異焉東林首庸非不廉正有守及名盛而附  
之者衆于是小人之雄或陰託君子之籍玄黃之戰一  
勝一負屢勝屢負而國運隨之以盡斯蓋合漢唐宋之

黨禍為一者也或者謂君子小人之黨如陰陽然雖聖  
王無如之何余曰大易云渙其羣元吉洪範云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孔子亦云君子羣而不黨人皆比肩事主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何從有黨黨固非小人之幸亦豈  
君子之福哉夫有黨必立同異同乎已者援之惟恐不  
廣援之廣小人間工其術以媚我亦為所中而不覺矣  
異乎已者鋤之惟恐不力鋤之力小人必合其類以廢  
我終為所困而不勝矣即如三案之事東林諸賢所斥



為邪說者自今觀之未必不可從長采錄乃若諸賢所  
持如龍鮓之不可食雖其義甚正其名甚高識者反以  
為迂闊而多事其氣節誠足以揭日月驅風霆然于國  
事何補哉况乎小人植黨君子勝之亦以黨角立之勢  
終必兩傷歐陽子有言小人所好者利達所貪者財貨  
今自東林數公而外其有不急利達者誰乎有不滓財  
貨者誰乎我之所為無以過乎彼之所為而徒欲抗持  
正說絀服匪人即彼亦安肯以匪人自待其激而橫決

勢所必至吾故曰有黨非君子之福正以附和君子者  
不皆君子也或者又謂君子無黨何以勝小人余曰小  
人非可勝亦服之以虛公而已今夫鑑于止水者雖醜  
形不怒惟其公也復讐不折鎔于忮心不怨飄瓦惟其  
虛也虛則是非之見勿橫據于胸中而一衷乎理之至  
當公則德怨之私勿偏持于當局而一協乎理之共安  
如是則小人之心服矣小人之中魁傑不過數人其庸  
流觀望者吾以秦之包荒處之其陰附翕張者吾以夫

之惕號處之而又取其魁傑者任使之以策勵其材利  
祿之以順適其意時收其名實而使之不疑時謹其條  
籠而使之帖息如是則小人之類孤矣何事齟齬然與  
之角立而爭勝也哉昔者樂武子遇楚師時軍佐十一  
人欲戰者甚衆惟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可武子從  
之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  
之不亦可乎聽言者法此則是非何弗定范昭子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言

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及范氏出柳朔謂其子爾從王勉  
之我將死此王生授我矣遂死于柏人用人者法此則  
德怨何弗平是非定德怨平不惟可以弭伏小人更可  
以變化小人其何黨之有吾故曰黨非君子之福而善  
勝小人者必非以黨也

吳修齡曰永叔論朋黨為人主辨君子小人言也子  
瞻續論朋黨為君子去小人言也此作言君子不可  
有黨乃為道學諸公而發晰  
理甚精當與歐蘇二作並傳

愚菴小集卷十一